

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

呂叔湘題



WÁNG Lǐ XIÀNSHENG JìNIÀN LÚNWÉNJÍ

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

《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》编委会 编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

ISBN 7-100-00792-5/H·278

1990年7月第1版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1990年7月 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417 千

印数 2,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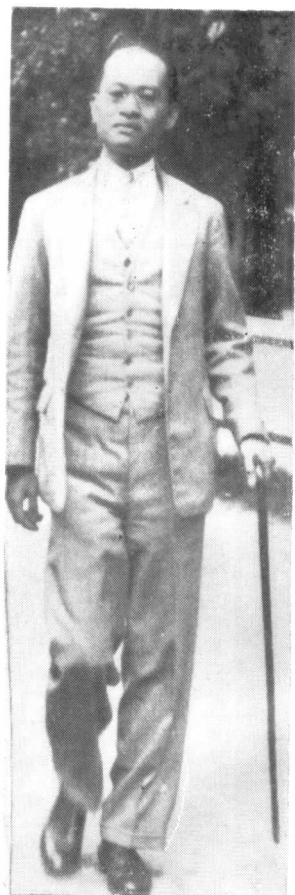
印张 17 5/8 插页 4

定价: 6.90 元



王力先生像

1925年在上海南方大学



1936年在清华大学

1931年在巴黎



1956年在文改会上讲汉语拼音方案



1960年在青岛普通话观摩会上为参加比赛的代表签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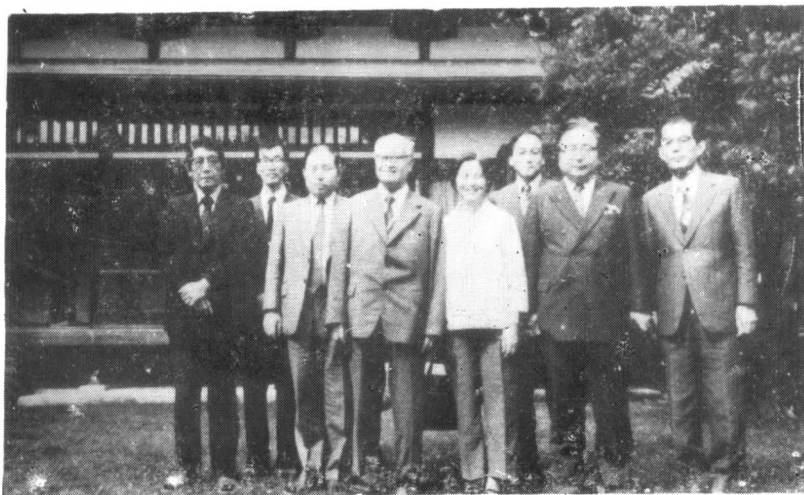
1972年在商务印书馆楼前与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》编者合影



1980年8月20日在王力先生学术活动50周年纪念会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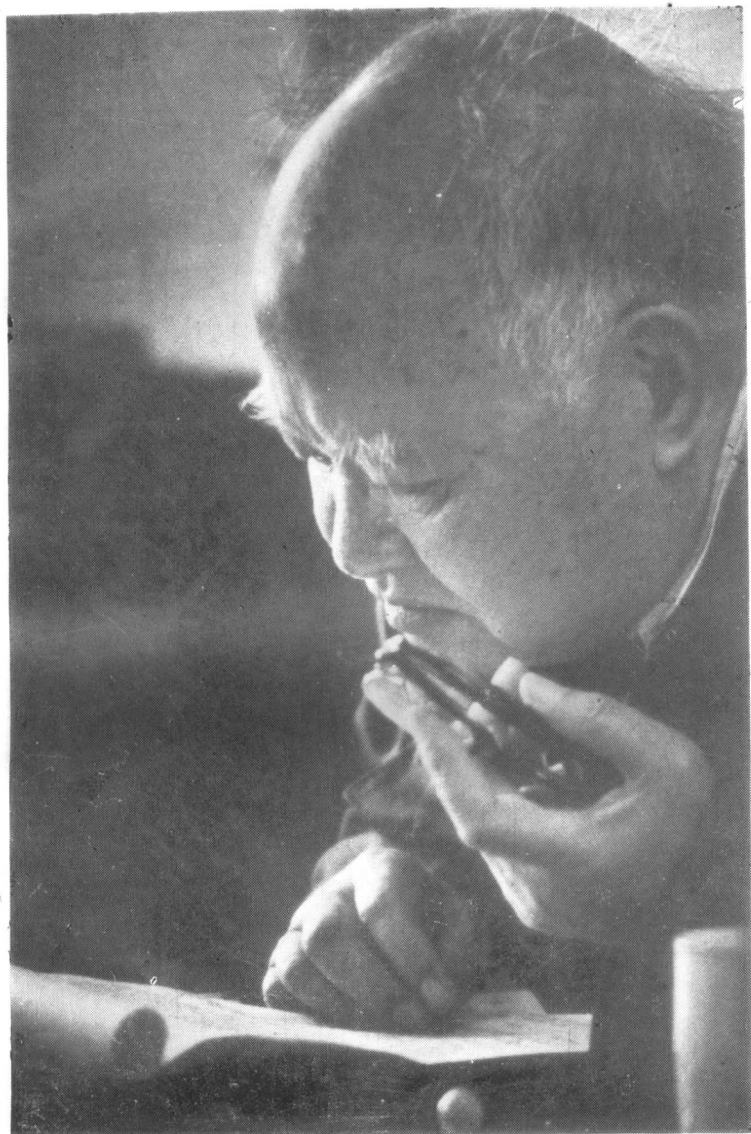
1981年6月在北京大学与赵元任先生合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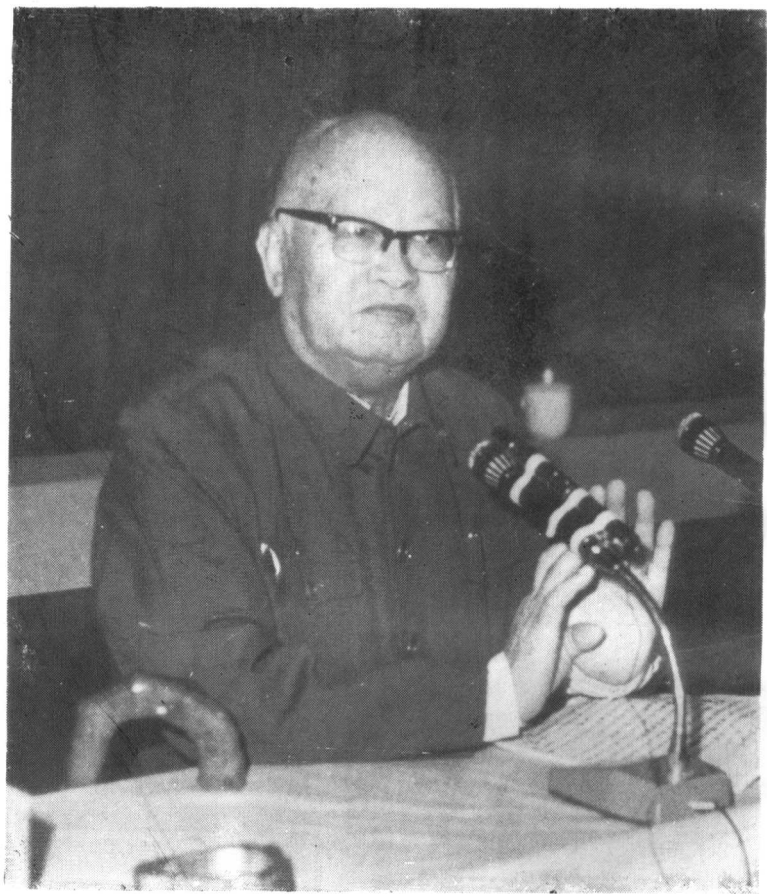
1981年10月6日在日本东京大学校长平野龙一先生招待会后合影



1981年同夫人摄于日本京都岚山周总理诗碑前



1982年在龙虫并雕斋工作



1983 年在昆明讲学

序

要论资排辈，了一先生应该是我的老师。如果我记忆不错的
话，他是1932年从法国回国到清华大学来任教的。我当时是西洋
文学系三年级的学生。因为行当不同，我们没有什么接触。只有
一次，我们的老师吴雨僧（宓）教授请我们几个常给大公报文学副
刊写文章的学生吃饭，地点是在工字厅西餐部；同桌有了一先生。
当时师生之界极严，学生望教授高入云天，我们没能说上几句话。

以后是漫长的将近二十年。1950年，我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
问印度和缅甸。因为是解放后第一个大型的出国代表团，所以筹
备的时间极长。周总理亲自过问筹备工作，巨细不遗。在北京筹
备了半年多，又到广州呆了一段时间。在此期间，我们访问了岭南
大学。了一先生是那里的文学院长，他出来招待我们。由于人多，
我们也没能说上多少话。我同时还拜谒了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，
他也在那里教书。那是我第一次到广州。时令虽已届深秋，但是
南国花木依然蓊郁，绿树红花，相映成趣。我是解放后第一次出
国，心里面欣慰、惊异、渴望、自满，又有点忐忑不安，说不出是一种
什么滋味，甜甜的，又有点酸涩。在岭南大学校园里，看到了含羞
草一类的东西，手指一戳，叶子立即并拢起来，引起了孩童般的好
奇。再加上见到了了一先生和寅恪先生，心里感到很温暖。此
情此景，至今历历如在目前。

以后又是数年的隔绝。1952年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。
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调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，了一先生也迁

来北京。从此见面的时间就多起来了。

从宏观上来看，了一先生和我都是从事语言研究的。解放以后，提倡集体主义精神，成立机构，组织学会，我同了一先生共事的机会大大地多了起来。首先是国务院（最初叫政务院）文字改革委员会。了一先生和我从一开始就都参加了。了一先生重点放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方面。我参加的是汉字简化工作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，常常听到他以平稳缓慢的声调，发表一些卓见。其次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编纂工作。了一先生是中国语言学界的元老之一。在很多问题上，我们都要听他的意见。在编纂过程中，我们在一起开了不少的会。了一先生还承担了重要词条的编写工作。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他写的词条别人提出了意见，他一点权威架子也没有，总是心平气和地同年轻的同志商谈修改的意见。这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，我将毕生难忘。最后是中国语言学会的工作。为这一个重要的学会，他也费了不少的心血，几次大会，即使不在北京，他也总是不辞辛劳，亲自出席。大家都很尊敬他，他在会上的讲话或者发言，大家都乐意听。

通过了这样一些我们共同参加的工作，我对了一先生的为人认识得越来越具体，越来越清楚了。我觉得，他禀性中正平和，待人亲切和蔼。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过脾气，甚至大声说话，疾言厉色，也都没有见过。同他相处，使人如坐春风中。他能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待人，无论是弟子，还是服务人员，他都一视同仁。北大一位年轻的司机告诉我说：有一次，他驱车去接了一先生，适逢他在写字，他请了一先生也给他写一幅，了一先生欣然应之，写完之后，还写上某某同志正腕，某某是司机的名字。这一幅珍贵的字条，这位年轻的司机至今还珍重保存。一提起来，他欣慰感激之情还溢于言表。

谈到了一先生的学术成就，说老实话，我实在没有资格来说三道四。虽然我们同属语言学界，但是研究的具体对象却悬殊很大。了一先生治语音学、汉语音韵学、汉语史、中国古语法、中国语言学史、汉语诗律学、中国语法理论、中国现代语法、同源字等等。我自己搞的则是印度佛教梵文以及新疆古代语言文字、吐火罗文之类。二者搭界的地方微乎其微。了一先生学富五车，著作等身。我确实读过不少他的著作，但是并没有读完他所有的著作。以这样一个水平来发表意见，只能算是管窥蠡测而已。可是我又觉得非发表一点意见不行。所以我现在只能从低水平上说一点个人的意见，至于是否肤浅甚至谬误，就无法过多地考虑了。

我想用八个字来概括了一先生的学风或者学术成就：中西融会，龙虫并雕。

什么叫中西融会呢？我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。了一先生治中国音韵学用力甚勤，建树甚多。原因何在呢？在中国音韵学史上，从明末清初起，直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大师辈出，成就远迈前古。顾炎武、戴东原等启其端。到了乾嘉时代，钱大昕、段玉裁、王念孙、王引之诸大师出，辉煌如日中天。清末以后，章太炎、黄季刚、王静庵等，追踪前贤，多所创获。这些大师审音之功极勤，又师承传授，汉语古音体系基本上弄清楚了。但是，他们也有不足之处，他们对于发音部位、发音方法缺乏近代科学的审析方法，因而间或有模糊之处。而这一点正是西方汉学家的拿手好戏。瑞典高本汉研究中国汉语古音，自成体系，成绩斐然，受到中国学者如胡适、林语堂等的尊崇，叹为得未曾有。实际上欧洲学者的成就正是中国学者的不足之处。了一先生一方面继承了中国的优秀传统，特别是乾嘉大师的衣钵，另一方面又精通西方学者的近代的科学方法，因而在汉语音韵学的研究中走出了一条新路。所以我说他是中西融会。至于他在汉语史等方面的研究上也表现出融会中

西两方的优点的本领，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成就。

什么叫龙虫并雕呢？了一先生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龙虫并雕斋。意思十分清楚：既雕龙，又雕虫，二者同样重要，无法轩轻，或者用不着轩轻。他的著作中有《龙虫并雕斋诗集》、《龙虫并雕斋文集》、《龙虫并雕斋琐语》等。可见了一先生志向之所在。这一件事情，看似微末，实则不然。从中国学术史上来看，学者们大别分为两类。一类专门从事钻研探讨，青箱传世，白首穷经，筚路蓝缕，独辟蹊径，因而名标青史，举世景仰。一类专门编写通俗文章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做普及工作。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，前者往往瞧不起后者，古人说：“雕虫小技，壮夫不为”。可以充分透露其中消息。实际上，前者不乐意、不屑于做后者的工作，往往是不善于做。能兼此二者之长的学者异常地少，了一先生是其中之一。在前者中，他是巨人；对于后者，不但乐意做，而且善于做。他那许多通俗的文章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他的著作《江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》、《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》，对于普及普通话工作所起的推动作用，是难以估量的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了一先生的远大的眼光和广阔的胸怀。我认为，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，是值得我们大家都去学习的。“阳春白雪”，我们竭诚拥护，这是不可缺少的。难道说“国中和者数千人”的“下里巴人”就不重要，就是可以缺少的吗？

我在上面谈了我对了一先生为人和为学的一些看法。在世界和中国学术史上，常常碰到一种现象，那就是：一个学者的为人和为学两者之间有矛盾。有的人为学能实事求是，朴实无华，而为人则诡谲多端，象神龙一般，令人见首不见尾。另外一些人则正相反，为学奇诡难测，而为人则淳朴坦荡。我觉得，在了一先生身上，为人和为学则是完全统一的。他真正是文如其人，或者人如其文。在这两个方面他给人的印象都是本本分分，老老实实，只有实事求是之心，毫无哗众取宠之意。大家都会承认，这一点是非常难

得的。

多少年来，我曾默默地观察、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，了一先生也包括在里面。我觉得，中国知识分子实在是一群很特殊的人物。他们的待遇并不优厚，他们的生活并不丰足。比起其他国家来，往往是相形见绌。在过去几十年的所谓政治运动中，被戴上了许多离奇荒诞匪夷所思的帽子，磕磕碰碰，道路并不平坦。在十年浩劫中，更是登峰造极，受到了不公正的冲撞。了一先生也没有能幸免。但是，时过境迁，到了今天，我从知识分子口中没有听到过多少抱怨的言谈。从了一先生口中也没有听到过。他们依然是任劳任怨，勤奋工作，“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”。他们中的很多人真正做到了“澹泊以明志，宁静以致远”，为培养青年学生，振兴祖国学术而拼搏不辍。在这样一些人中，了一先生是比较突出的一个。如果把这样一群非常特殊的人物称为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，难道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吗？

人们不禁要问：原因何在呢？难道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群圣人、神人、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吗？当然不是。我个人认为，只有在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，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出现。在这些人身上的爱国主义是根深蒂固、血肉相连的。帝国主义国家的某一些（不是全体）知识分子，不管在国家兴旺时多么高谈爱国，义形于色；只要稍有风吹草动，立即远走高飞，把自己的国家丢到脖子后面，什么爱国主义，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。在中国则不然。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吃过苦头，受到过帝国主义者的压迫。今天得到了解放，当然会由衷地欢畅和感激。要说他们对今天当前的情况完全满意，那也不是事实。但是，只要向前看，就可以看到，不管我们目前还有多少困难和问题，不管还有多少大风大浪，总起来说，我们的社会还是向上的，前途是光明的。因此，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之情决不会改变。这一点，在了一先生身上，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，

显得非常突出。我觉得，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可宝贵的品质，年轻一代人应该永远保持下去。

了一先生离开我们了。但是，他的人品，他的学术却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他留给我们的一千多万字的学术著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。我们要认真学习、研究，再从而发扬光大之，使中国的语言研究更上一层楼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。从这一册琳琅满目的纪念论文集中，我仿佛听到了我们大家的心声。

愿了一先生为人和治学的精神永存。

季羨林

1987年11月4日

目 录

序·····	季羨林 (1)
忆了一·····	夏蔚霞 (1)
* * *	
原始汉语研究的方向·····	严学窘 (15)
古无轻唇音是汉语和侗泰语共有的现象·····	邢公畹 (24)
联绵字和古音·····	殷煥先 (42)
汉语普通话语调的基本调型·····	吴宗济 (54)
京剧韵白声调初析·····	林 焘 (74)
苏轼诗韵考·····	唐作藩 (91)
《中原音韵》两韵并收字读音考·····	杨耐思 (114)
汉语普通话儿化音两种构音方式的语音实验·····	李思敬 (130)
白朴的词韵和曲韵及其同异·····	鲁国尧 (146)
* * *	
关于先秦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区分的一则札记·····	朱德熙 (162)
《吕氏春秋》高诱注中所显示的单素词	
向多素词演变的痕迹·····	喻世长 (172)
先秦量词及其形成与演变·····	杨晓敏 (189)
《水浒传》的处所词·····	许绍早 (210)
关于系词“是”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	
几点认识·····	郭锡良 (222)
《朱子语类》中的动词补语——兼谈动词后缀·····	祝敏彻 (240)
表疑问的“多少”和“几”·····	陆俭明 (252)